

不忘清风来时路,秉承正气守初心。崇尚廉洁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美德,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和优良作风。回望历史,无数先辈为我们留下众多崇尚廉洁、固守清正清风的佳话。

“以德润身,以文化人。”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进一步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本报从即日起开设“清风正气歌”栏目,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党史、军史中的

开栏的话

廉洁故事,感悟源远流长的廉洁文化和持廉守正的人格魅力。

期待读者关注并踊跃投稿。来稿要求紧扣主题,故事生动,兼具思想性和文学性,1500字左右。来稿请寄: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解放军报社文化副刊编辑室收,邮编100832,电话010-66720730。来稿请注明“清风正气歌”,并附作者联系方式。

——编者

谷文昌往事

■钟兆云

分!”此后,哪怕“专车”又没及时上锁,孩子们也不敢再碰。

1960年4月,谷文昌带着县委组织部干事林木喜和警卫员潘进福,深入条件极为艰苦的湖尾村蹲点。三人住在一间低矮昏暗的老屋,找来些杂草铺在潮湿地板上,盖上草席就成了床铺。他们白天和农民一起下地劳动,晚上走访看望困难群众,接着还要在煤油灯下熬夜写调研材料。他们的三餐也都和社员一样,喝食堂的番薯丝煮青菜汤。公社书记不忍,悄悄煮了份稀粥送去,谷文昌坚决谢绝:“领导干部就得和群众吃一样的饭、受一样的苦、干一样的活,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维护党的威信。”

由于长时间的劳累,谷文昌的肝、胃相继出现病症。在妻子的关切和地委领导的过问下,谷文昌不得已停下手头工作,到漳州检查。接待处按级别规定,给他安排了一个每天10元、有卫生间的套房。他却谈“价”色变,连连摆手:“我们东山是贫困县,住不起这么贵的房间。”不由分说就拉着通信员出门找便宜旅馆,住进了一天只要1.2元的普通客房,还是两人同挤一张床。

花公家钱时精打细算的谷文昌,却不花在自己的钱。

县委办副主任宋秋涓要抚养膝下两子、赡养夫妻两边的老人,开销很大,生活过得不免拮据。一天,谷文昌看到他的衣服和裤子都打着补丁,当即掏出钱来,让他添置两件衣服。宋秋涓知道谷文昌的情况——谷文昌的子女以及岳母、侄女都挤住在两间低矮的小瓦房内;房里既无卫生间,也没饭桌。看到书记一家人多房少,县委办表示要多调一间房给谷文昌。谷文昌说,不行,不能特殊,人口多住不下是我的事,得由我来解决。

谷文昌调任省林业厅副厅长后,二女儿为婚事找父亲批木材做家具。他不留情面地说:“我管林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女儿批木材,无异于监守自盗;我犯错误不说,下面就会有大小领导跟着这样做,那就错上加错、大错特错了;当领导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才行啊!”被任命为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后,谷文昌的家中依然只有公家配给的床铺,和几张自己添置的藤椅。有来访者问:“怎么不买些木制家具?”谷文昌回答说:“我管林业,家里如果一下多了几件木家具,既怕别人说我揩公家油,又怕误导别人,助长乱砍滥伐之风。”

1975年夏初,《福建文学》主编季仲赴东山采访,偶遇谷文昌。多年后,他在散文《绿色礼赞》中如是着墨:“(谷文昌)灰白平头短发,黧黑瘦削脸颊,额上皱纹很深,一双青筋暴突的手掌特大。他大概刚从野外归来,灰布衣泥痕斑斑,脚下一双当兵人穿的解放鞋,挽起的裤脚尚未放下。墙上挂着草帽、毛巾、水壶,墙角搁着柴刀、锄头……”

我与经典军旅诗词

一只鹰带领我们前进!也可以说,是我们带领一只鹰前进。或者我们与那只鹰互为向导,我们互相鼓舞,互相激励,在天地间形成一种默契。当年我用一首诗记录下这一奇观,那首名为《兵指楼兰》的诗这样写道:“翘声喧哗,一把钥匙打开天上的炉火//但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满视野的火星,满视野的黑屑/(这可是神在空中打铁/把那块悬在半空的马蹄铁,打得/上下翻飞,通体发亮?)//一只鹰就这样带领我们前进/再前进! 八百里的火焰/八百里的苦旅,把八百里的喘息/塞进我们的胸腔和肺叶/而八百里的火星,八百里的铁屑/围困的楼兰,却气定神闲/正坐在大火和烈焰的中央……”

—

是的。诗里写到的楼兰是真实确切的楼兰,也是我们此行的终点和目的地,虽然它早已淹没在漫漫黄沙里。但要到达这个确切真实并被漫漫黄沙淹没的楼兰,必须穿过大漠,再穿过彻底干涸,而且一望无际,就像火焰山那般酷热无比的罗布泊。此时此刻,我们正置身在这样的穿行中。

我们是一支特殊队伍,轮换乘坐越野车和沙漠车,向楼兰挺进。车队从马兰基地出发,意在寻找新中国诞生后那支秘密部队当年撒在罗布泊和楼兰的无数只脚印,进行诗歌和灵魂的双重探险。

路边的最后一个行人,原野上的最后一抹绿色,渐渐退向身后。天空出奇的蓝,一个阔大、苍凉而又苍茫的世界扑面而来。大地虽沟壑纵横,但没有一条溪流,没有一眼泉,没有一颗露珠,甚至没有一处阴影;也没有风,没有被风摇动的草木,没有扇动空气的翅膀。临行前在黑白纪录片中看到的龙腾虎跃的人群,像一页页书翻过去了。我看见了

踏破楼兰

■刘立云

路两边曾驻扎千军万马的土坯房无一间完好,房顶的油毡和稻草被吹得无影无踪。无边无际的大漠被无边无际的荒凉覆盖着,如同墓地死一般寂静。举目望去,呈波浪状的黄沙,正在等待下一场更大的风;头顶的烈日像一个明晃晃的火炉,烧得接近透明、接近熔化了,似乎还有人往里加煤,听得见火焰在一阵阵呼啸,阳光的颗粒在一阵阵爆裂。我们的嗓子如同着了火,水壶喝空了,还想大口大口地喝。“我又看见了那只鹰!看见了那面/在天空中呼呼展开的旗帜/哦!这时你看它连胸脯都被撕烂了/连羽翅都被烧红了/像一块在燃烧中飞翔的铁”。

二

有人触景生情,从车窗探出头来,大声朗诵王昌龄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王昌龄的这首诗就是为我们写的? 1000多岁的王昌龄也在我们这支队伍中? 你看青海、长云、雪山、孤城,还有玉门关,都被我们甩在身后了;虽然眼前景是宽阔无边的大戈壁,是滚滚而来的黄沙,但谁能阻挡我们走向楼兰?

王昌龄是我们军旅诗人的前辈,虽然那时还不叫军旅诗,而是叫边塞诗。1000多年前,唐朝这位当过惯的“七绝圣手”,就在这西部戍边的军阵中。他从未停止为一支军队的使命、为自己的军旅生涯放歌。要知道他的另一首同样著名的边塞诗,就叫《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有一年,我去南部边防采访,看见每个坑道口差不多都贴着他的诗句,或是由他的诗句引申的文字,比如“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比如“但使雄关飞将在,不教寇寇度边山”。一首诗在千百年后仍然活着,仍然像澎湃激荡的血液奔流在士兵的血管里,你就必须钦佩它的不朽,惊叹它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的强大。

王昌龄,有人说是今陕西西安人,有人说是今山西太原人。自公元724年始,他两度赴西北边关。他的边塞诗书写的是对军旅生活的切身感受,也是他饱蘸热血抒写的报国壮志。读王昌龄的边塞诗,首先应该读懂当年唐王朝曾设立河西节度使,阻隔吐蕃与突厥的联系,保障河西走廊的畅通;戍边将士们经年累月挑灯看剑,兵不卸甲。如果你还熟悉华夏的边疆史,就知道诗里的青海指的是今天的青海湖一带。这样你便能想象冷的边关热的血,1000多年前长云笼罩的这片山河,该是怎样的阴沉和冷峻,又是怎样的苍茫如铁;越过层层叠叠的雪山,矗立在河西走廊荒漠中的那座军事重镇,与玉门关遥遥相望,就像一枚钉子牢牢地钉在那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指的是面对朔风的凛冽,战事频繁,戍边将士们铁马冰河,骁勇善战,一次次打败凶恶的敌人。他们把刀剑都砍钝了,把维系铠甲的绳子都磨穿了,依然众志成城,丝毫不懈怠。诗里的“楼兰”,泛指当年经常侵扰边境的游牧民族,他们凶悍、强蛮,胯下的铁骑像风一般来无影、去无踪,让西部乃至整个大唐都不得安宁。

三

赤日炎炎中,我们的车队穿过爆心,进入浩大的罗布泊。

所谓爆心,即原子弹和氢弹爆炸中心。几十年过去,那里除了立着由张爱萍上将题写的一面碑,其他的一切荡然无存。站在爆心往四处看,戈壁莽莽苍苍、浩浩荡荡,天与地伸展到我们看不见的尽头,才像一只蚌壳那样紧紧地合抱在一起。戈壁滩上到处可见烧焦的石头,它们是爆炸的遗存,每一颗都是黑黑的,怪怪的,丑陋不堪。

1964年我国向世界宣布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千军万马驻扎在罗布泊的秘密,瞬间被揭开了。

那天晚上,我们架起帐篷,在爆心

附近的一条峡谷中宿营。这里罕无人迹,寸草不生,峡谷两岸伫立着仿佛刚刚被火烧过的红砂石,热浪扑面,暖烘烘的。地面看不到一只蚂蚁,土里也没有蚯蚓,空中当然也没有苍蝇和蚊子。我们饶有兴趣地仰望夜空,但见星光灿烂,如同登上了科幻电影里的环形月亮山。

穿越罗布泊是最后一段奇异旅程。我注意到湖泊是一层层干涸的,在岸边留下一道道触目惊心的印痕,如同落水者在绝望中抓出的一道道指印,依稀辨得出暗红的血迹。车越往前开越宽阔,越没有湖底的感觉,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沙。这些沙过去沉在水底,被洗得格外白,干涸后被阳光晒干了最后一滴水,因而又格外的轻。到达原本是湖中央的地方,仿佛置身在合扣着的两口大锅里,太阳那么大,我们顿时成了热锅里的蚂蚁。抬头看,难得有几朵云彩呈鱼鳞状布满天空,这时我出现了短暂幻觉——我看见一群群鱼向天空游去,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一条条摇头摆尾、快乐升天的样子;我们没有鳍,已经被热得没有知觉,思维麻木,只能在水里蹒跚而行。

楼兰到了,出现在无数人想象中的这个地方,其实是一片废墟,遍地黄沙,方圆数里散落着大量瓦砾和废旧木料。庞大的一座城只留下三间干打土房子。其实说它们是房子并不准确,因为没有了屋顶,也没有任何器物,只剩下能看出是三间房的几堵断墙,有如一副坚贞不屈的骨架。另一座建筑是用红色粘土筑成的佛塔,也是一副不倒骨架的样子。我还看见几棵贴地松钻出地面的无数条根,像网眼在热锅里慌忙地往外逃,一条条横七竖八,吱吱乱叫。那些根就这样死在求生的一刹那。

“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关于唐代王昌龄的边塞诗,关于我们在古人写下苍凉边塞诗的地方铸造“两弹一星”的光辉历程,我还能说什么呢?就像楼兰早在千年之前就被英勇的戍边将士踏破了。长缨在手,还有什么样的关山不能飞度?

同志指认,正是冯铿生前喜欢穿的那件。

革命战争年代,为解放上海而牺牲的很多解放军指战员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然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的牺牲与功绩。在龙华烈士陵园的无名烈士墓安葬着他们的忠骨。在安息着无名烈士的墓地,有一座无名烈士雕塑。雕塑半埋大地,侧卧的身躯背对着人们,雕塑人物的左臂呈托举姿态,奋然有力。不需要后人知晓我、认识我,只为后人擎起一片晴朗天空,这便是无名英雄的追求。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牺牲的无名烈士,虽然只留下无言的背影,但他们的崇高精神将永远活在后人心中,激励后人接续奋斗。

纪念馆门口的桌子上叠放着红色便笺,前来参观的不少孩子们也在上面写下留言。我翻阅这些稚嫩笔触写下的文字,“向烈士们致敬”“薪火相传,百代不息”“在奉献中”“拓展生命的长度”……是啊,若以生命长度来看,无数革命烈士们的生命无疑是大短,然而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光辉却始终闪耀在历史的星河。

走出龙华烈士陵园,龙华西路两侧桃花灼灼,如云似霞。我依旧沉浸在烈士们英勇悲壮的事迹带给我的震撼和情感冲击之中。桃花何其鲜红,信仰何其赤诚,点点桃花摇曳风中,仿若丹心簇簇,昭示先烈们的崇高品格与顽强风骨。正如当年陈寿年烈士所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我看到桃花掩映处车流如织、繁华热闹,公园里的孩子清脆欢快的笑声,正回荡在春风里。

文学作品

长征

第6073期

青春如花 灼灼其华

■嘉鑫

红色足迹

触摸历史,追溯精神血脉

阳春三月,丽日和风、花红柳绿,正是江南好时节。在上海,这座以繁华著称的城市,有一处踏青游览、观赏桃花的胜地——龙华。古人曾赋诗写龙华的桃花盛景:“古塔巍峨夕阳中,桃花十里逐云浓。”今天的龙华烈士陵园附近,依旧桃花灼灼。仲春时节,桃花绽放,似红霞漫漫,又如风中扯起鲜艳的红绸。清明前夕,我来到这里,对长眠于此的忠魂寄托以沉沉哀思,追寻那如桃花般殷红的壮烈青春。

步入陵园,纪念碑、纪念馆、无名烈士陵等建筑,沿着南北轴线分布。道路两侧矗立着高大的雪松,茂盛葱茏,庄严肃穆。沿着台阶向上攀去,金字塔形蓝色玻璃幕墙构成的龙华烈士纪念馆,如同一座山峰,让人顿感高山仰止,心间满怀对烈士们的无限敬仰与深切怀念。

纪念馆分上下两层,一幅幅照片、一件件文物,讲述着众多革命先烈的赤诚事迹。这些珍贵的照片见证了革命历史风云,定格了英雄们的姿态面容。一件件文物展示着革命先烈在艰难困苦中坚持斗争、对抗黑暗的执着历程,也是英烈们心怀大爱、舍身为国的动人印证。这其中,有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上海发起组成员俞秀松的日记,有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宣中华求学时使用的竹编书籍,还有何孟雄、缪伯英共同使用过的《前锋》书刊……一件件展品,静静诉说着那段血火交织、追寻理想信念的历史记忆。

在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筹办期间,设在上海东方旅社的联络处于1931年1月被公共租界巡捕房破坏,大批共产党员被捕。他们先是被关押在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后被转

至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

在狱中,他们意志坚定,团结斗争,挫败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种种诱降,保守了党的秘密,保卫了党的组织,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大无畏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1931年2月7日深夜,在上海市郊龙华,24位革命者被秘密集体枪杀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院内的荒地上。他们是: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龙大道、欧阳立安、恽雨棠、李文、王青士、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罗石冰、阿刚、汤士伦、汤士俊、彭观耕、费达夫、蔡博真、伍仲文、李云刚、贺志平、刘争、刘贞。这天,立春刚过去两天,距离春节也只有10天,桃花绽放时节亦是不远,他们却倒在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寒夜。那年,一如往常盛放的桃花,缺席了他们的芳华青春。然而,正如诗人艾青在诗歌《春》中所写:“于是经过了悠长的冬日/经过了冰雪的季节/经过了无限困乏的期待/这些血迹,斑斑的血迹/在神话般的夜里/在东方的深黑的夜里/爆开了无数的蓓蕾/点缀得江南处处是春了。”

在“龙华二十四烈士”中,有夫妻、有恋人、有兄弟,他们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最小的仅17岁。恽雨棠和李文是一对夫妇。他们二人在江苏武进投身革命,在黄浦江畔相恋。刑刑当晚,李文怀着尚未出生的孩子,和丈夫一起迈向生命终点。在烈士陵园停有一辆老式囚车复制品。那年,在这样的囚车上,革命志士举行过一场悲壮的婚礼。蔡博真和伍仲文相识相恋,却无法相守一生。他们在囚车上难友的见证下,共同发出“人生之路行将走到终点,伫倚共同信仰永远不变”的铿锵誓言。

何孟雄曾在黑龙江陆军监狱上题诗:“万里投荒阿穆尔,从容莫负少年头”。临刑之前,他与难友共同在监狱墙上画了一幅迎风招展的红旗,将各自的名字写上面。他的妻子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他们于

1921年在北京成婚,将共同拥有的书籍加盖了“伯雄藏书”字样的印章。这对“英雄夫妻”的名字,一“英”一“雄”,印章见证了他们对革命事业的忠贞。

1923年2月,缪伯英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在罢工遭到直系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后,秘密主持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1925年1月,缪伯英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任妇委副书记,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1927年8月,缪伯英前往上海,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开展地下工作。由于斗争环境险恶,食无定时,居无定所,长期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使缪伯英积劳成疾,1929年10月在上海病逝。临终前,她对丈夫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遗憾终生!你要坚决与敌斗争,直到胜利!”一年多后,因叛徒告密,何孟雄在上海被捕。在狱中,他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崇高品格,宁死不屈,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他们把生命献给党的革命事业,留给后人深沉且恒久的思念。

在展陈中,有一件暗灰色的毛背心,上面可见累累弹孔和多处破洞。这是“龙华二十四烈士”冯铿的遗物。冯铿原名冯岭梅,但她性情坚毅,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响亮有力的“铿”。参加革命后,由于革命工作和形势严峻,冯铿与爱人许峨时常分离,彼此不知去向。这件羊毛背心是她一针一线为爱人许峨织的,但许峨舍不得穿,执意让冯铿穿上御寒。在冯铿被捕前,她在公园与许峨见了一面,约定“今天别后,到底就可再相见”。却不想,此别竟是永别。冯铿被带上镣铐送进了监狱,无论敌人使用何种手段,甚至是电刑,这位志士始终未曾吐露半点党的秘密。1950年,在龙华就义地大坑中挖掘出骸骨与遗物,其中有一件弹痕累累的羊毛背心。根据冯铿的爱人许峨以及一些老



点将台·将军寨晨雾(中国画)

陈海安作